

读书
文丛
精选

王
蒙

红楼启示录



读书
文丛
精选

红楼启示录

王蒙

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启示录 / 王蒙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7.6

(读书文丛精选)

ISBN 978-7-108-05823-2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评论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7983 号

特邀编辑 吴 彬

责任编辑 王 竞

装帧设计 薛 宇

责任校对 常高峰

责任印制 张雅丽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5

字 数 155 千字 图 14 幅

印 数 0,001—6,000 册

定 价 42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代序：无尽意趣在“石头”

宗 璞

王蒙在一次电话中以他一贯的调侃自嘲口吻说：请注意了，一颗红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。原来他自己正在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已写成好几篇文章了。

随即在《读书》杂志上看到两篇：《蘑菇、甄宝玉与“我”的探求》《时间是多重的吗？》。展读之余，真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。这的确是新星，不是因撰文者新涉足这一领域，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，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，读者没有想到，或可说雪芹也没有意识到的。王蒙挖掘出来，给予细致的分析，并注入新的内容。其思想和笔调一样，汪洋恣肆，奔腾纸上。

笼统地说别人都未见识到，未免大胆。我是红学门外汉，极少阅读研究著作，和人谈论的机会也不多。不该妄言。还是只说自己为好。我从幼时读有护花主人评的《石头记》，常和兄弟比赛对回目，背诗词，却当有人来借《红楼梦》时，答以没有。因不知这一部书有两个名字。后来知道了，便发议论说，还是“石头记”这名字好。它点出了主人公的本来面目，包括降生在“花柳繁华地，温

柔富贵乡”以前的履历，“此系身前身后事”，而且这部书本身就是记在石头上的。也许有人要考证高十二丈，见方二十四丈的大石头，能记下多少文字。那就请便吧。王蒙也认为“石头记”的书名好，可谓虽不英雄而所见略同。从石头主人公，引出了一株草，引出了木石前盟的故事，使得宝黛的爱情更深挚、更刻骨铭心。因为它是从前生带来的，是今生装不下的。套用“反面乌托邦”的说法，它是“反面宿命”的。深情与生俱来，却没有带月下老人的红线。石头有玉的一面，家族与社会都承认这一面。玉是要金来配的，与草木无缘。木和石乃情之结，石和玉表现了自我的矛盾和挣扎，玉和金又是理之必然，纠缠错结，形成红楼大悲剧。曾见一些评论，斥木石金玉等奇说为败笔，谓破坏了现实主义，实在不能同意。

关于绛珠仙草的想象，真是美妙极了。王蒙也是这样看的。它生长三生石畔，餐饮都不离“情”，到人世的唯一目的便是还泪。脂砚斋有批云：“细思绛珠二字，岂非血泪乎？”从来多以花喻女子、用草喻女子的，除了这一株，一时还想不出别的来。花可见其色，即容颜，是外在的；草则见其态，即神韵，是内在的。这些比喻、想象和无稽之谈大大丰富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道理。

我曾把幻境部分挑出来读，觉得特别有趣。只是第一百一十六回“得通灵幻境悟仙缘”中的描写稍感凌乱。宝玉从此知道了众姊妹的寿夭穷通，渐渐醒悟。使我联想到有特异功能的不幸者，每日里见人的五脏六腑，未免煞

风景。宝玉的参悟是生活使然。关于形而上的描写，应是若有若无，朦胧不清，若真像得了求签的结果似的，就索然无味了。

一切无稽之谈都来自无稽崖下的一块石头。有这块石头在读者心中坐镇，知道它从来处来，往去处去，人世间万种风光，不过转瞬即逝，和没有这块石头坐镇，只有现实的描写，给读者的印象必然大不相同。前者从已知看未知，便有种种遗憾、种种怅惘、种种无可奈何；后者从未知看未知，可能会减少这种气氛。当然书的成功在全部，不在这一局部，而石头之作用不可忽视。我很重视它，为它争“名”，却从未想到它关系到一个至深的哲理问题：“我是谁？”

雪芹当时真想到这问题吗？那真是“太抽象太超前了”。但小说的具体内容给了人发掘的依据。高兴的是有人发掘了它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时间，是个老问题。不少人指出过了。各人年纪只有个大概。姐妹兄弟四个字不过乱叫罢了。事件的顺序也只有个大概，是“一个散开的平面”，不只是一条线或多条线。我一直以为雪芹不肯费心思排一排年代。排出年、月、日并不增加真实性，反不利于穿插其中的种种扑朔迷离的描写，反见其“板”。及读王氏“哨位”说，大觉畅快。可不是！那哨位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，大观园中的悲欢传递到那儿不知需要多少亿万光年。几天、几月、几年、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！

书中还有许多问题，若从茫茫大荒彼岸的石头来看，可能都不值一提。贾府的排行很怪，姑娘们是两府一起排，哥们儿则不仅各府归各府，还各房排各房的。宝二爷上面有贾珠，琏二爷呢？那大爷何在？没有交代。贾赦袭了爵，正房却由贾政住着。荣国府的婚姻联结了史、薛、王成为四大豪门。宁国府在婚姻上好像很不动脑筋。秦可卿是一个小官从育婴堂抱来的。尤氏娘家也很不像样。作为警幻仙子之妹的秦可卿，其来历可能不好安排，所以就给她一个无来历，也未可知。别的一些是疏漏，是不必顾及，还是另有深意？

也许王著另外几篇会涉及一些具体问题，它们不像“我是谁”和时间多重那样富有哲理性。却也定有好论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挖掘不尽的书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读者的更换，会产生新的内容、新的活力。它本身是无价之宝，又起着聚宝盆的作用，把种种睿思、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围，发出耀目的光辉。

近十年来，作家们写得很不少，够辛苦了。停下来做些研究或双管齐下，而“作家学者化”是大好事。因为有独特的创作体验，读他人之作，可能总会有独特的感受、见解。若不写下来，就太可惜了。

一九九〇年一月中旬

前 言

我早就有一个愿望：写一本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读后感。

我不是“红学家”，我不懂专门的“红学”，如“曹学”“版本学”等。

然而我是《红楼梦》的热心读者。从小至今，我读《红楼梦》，至今没有读完，没有“释手”，准备继续读下去。《红楼梦》对于我这个读者，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，永远可以读，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。同样，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。

我写下了札记式的感想。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写这个题目。

目 录

代序：无尽意趣在“石头” 宗璞 1

前 言 5

一 《红楼梦》的写实与其他 1

写实与梦幻 1

动人的石头故事 3

《好了歌》一析 6

空空道人的批评 8

二 宝玉与黛玉的见面 10

文人与企业家“联姻” 10

黛玉不也挺随和吗？ 11

黛玉与宝玉的会见 13

《红楼梦》里的爱情 17

三 回味起来仍然得意 22

陌生的眼睛 22

秦钟与长篇小说的局部和整体 26

不平衡的“奇缘” 32

李嬷嬷论 35

关于“茗烟闹书房” 38

张先生与秦可卿 43

小说的随意性与规定性 48

王熙凤的弄权及其他 52

贾宝玉也是“窝里横”吗? 55

秦钟之死 56

大观园的建设 56

元妃不赞成奢华靡费 60

富贵匆匆 62

四 关于贾宝玉 63

贾宝玉的一厢情愿 63

养尊处优中的颓废 64

僧道与正统 66

放松的日常生活描写 66

嫉妒与人际关系 68

谶语、异兆、神秘 70

宝玉与黛玉的心 72

宝玉与黛玉的隔膜和差异 77

从《红楼梦》的主线说起 82

酷似短篇小说的一节文字 83

来自本体的艺术启悟 86

五 《红楼梦》的语言与结构 88

《红楼梦》的语言 88

结构与疏漏 91

大事件——宝玉挨打 93

再论贾宝玉 98

“挨打”后的升平景象与小说之道 101

拉赞助 108

这次凤姐处理得真好 108

诗在“红楼” 112

六 情与政 118

两个聚焦点 118

大观园的封闭与开放 123

在“体面”的外表下面 124

凤姐的无头无尾的故事 127

刁奴的嘴脸 129

凤姐避让探春 129

甄宝玉与“长廊效应” 130

贾宝玉的“痴狂” 137

贾宝玉的唯情主义 143

大观园的“窝里斗” 144

薛宝钗的精明与节制 151

贾宝玉的生日与史湘云的醉卧 154

“天机”及其泄露 157

芳官与芳官的称谓 159

七 关于“红楼二尤” 163

一个插曲与变奏 163

《红楼梦》人物的性格与性格化手法 165

兴儿也“演说荣国府” 169

尤二姐的厄运与王熙凤 172

平儿扮演了什么角色 173

八 《红楼梦》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 176

交错缠绕的两个主题 176

末日将到——搜捡大观园 181

搜捡后的悲凉 190

她们为什么愿意当奴隶 192

九 话说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 194

以什么为标准批评后四十回 194

怎样才算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 199

接续、收拢与温习 204

后四十回中的贾母 207

王熙凤的“英雄末路” 210

掉包婚姻与黛玉之死 213

宝玉者宝玉也 216

后四十回缺少艺术灵气 219

十 说不尽的话题——奇书《红楼梦》 222

《红楼梦》与密码 222

《红楼梦》的容量与特色 226

《红楼梦》的两个命题 234

附录一 蘑菇、甄宝玉与“我”的探求 245

附录二 时间是多重的吗？ 252

一 《红楼梦》的写实与其他

写实与梦幻

整个说来，《红楼梦》是长于写实的。“石头”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：“……其间离合悲欢、兴衰际遇，俱是按迹寻踪，不敢稍加穿凿，至失其真。”

这段写实主义的声明是由“石头”所做，有点令人哭笑不得，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。

写实的作品中，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、魔幻的、匪夷所思的故事，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、神秘、奇异，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，生出浪漫的彩色。这就比一味写实，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。

一般地说，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，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，写实的小说易于长见识，梦幻的小说易于玩才华。或者反过来说，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，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。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？厚重中显出轻灵，执着中显出超脱，命运的铁的法则之中显出恍兮惚兮的蒙眬，痛苦而又无常的人生之外似乎还别有一个理解一切俯瞰一

切而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太虚幻境……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，这是有为与无为、有所希冀与无可奈何的理念和情感的融会贯通。

有一种廉价的判断，写个荒诞的故事就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荒诞性的理解、感受与评价。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荒诞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，当科学性、必然性、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，包括经验的要求、理解的要求与观赏、享受的要求的时候，梦幻性与荒诞性就应运而生。正像人们会在梦中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与体验一样。不管一个人多么理性和“科学”，不管他多么执着于逻辑的必然性，他总还是要做梦的。其次，荒诞、幻化也是一种美，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壳、摆脱了大地的芜杂的美，就像梦的美、痴的美、醉（酒）的美、疯狂的美一样。（说疯狂也可以是一种美这话听来有些残酷，但请想一想京剧《宇宙锋》，梅兰芳大师表演的，不正是这一种“疯狂”的美吗？）

最后，没有人说过的是，幻化、荒诞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。《红楼梦》一开篇，作者就强调“将真事隐去”“假语村言”“经历过一番梦幻”“说来虽近荒唐，细玩颇有趣味……”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，未敢失其真，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，不过是供“醉余睡醒之时，或避事消愁之际，把此一玩”而已，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、退可以守的极大的灵活性，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驰骋的余地，留下了自己的“创作自由”，也为读者留下了欣赏与阅读即进行二度创造的自由。这就

不像我们的一些聪明的呆鸟，强调创造就一口否定写实，强调娱乐“玩文学”就一口否定教化及其他一切功能，强调艺术形式就一口否定一切内容……或者正相反地进行只讲另一面理的批判。

间离了才好“把玩”。所以精神病医生不能去欣赏患者的疯狂美，但是戏迷们能欣赏舞台上赵玉蓉的装疯。间离了作者也才能自由。完全地写实，写作本身变成了一种介入、投入，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、一种“大众传播”、一种“态度”、一种“站队”，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。涉嫌不敬，涉嫌溢美，涉嫌揭人隐私，涉嫌泄己私愤，涉嫌造舆论，涉嫌呼应，直至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……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！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，至少首先是小说，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，却因为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、更长远的意义，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，而不是当檄文当救世秘方当判决书写，《红楼梦》摆在案头，您就“把玩”“把玩”吧。反正是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

又道是：“说到辛酸处，荒唐愈可悲。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！”

动人的石头故事

最动人的还是石头的故事，窃以为“石头记”的名

称比“红楼梦”好，“红楼梦”这个题名起得多少费了点劲儿，不像“石头记”那样自然朴素，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。至于“情僧录”“风月宝鉴”“金陵十二钗”云云，就透出俗气来了。

太虚幻境的故事，一僧一道故事，秦可卿死前向王熙凤托梦的故事等，俱无甚奇处。太虚幻境的价值在于它是由情所生之境，不像玉皇大帝、阴曹地府是人间政治统治之延伸，又不像西天、极乐世界是宗教幻想的“无差别境界”。但即使如此，与石头的故事相比，也是太差太差矣！

本是补天之石，其使命感、其先天的选择的可能性亦大矣，却落了个“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”的下场！呜呼，怀才不遇，失意文人，用现代话叫充满了“失落感”，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！虽说是“自怨自愧”，实际并不服输，因为来历不凡（是女娲氏炼出来的），抱负不凡（意在补天从政），“身手不凡”（叫作“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”——这里的“锻炼”二字，令人抚今思昔，一唱三叹！），又失落又自负，又是“灵物”又“没有实在的好处”，这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心态！

石头是物，是自然，叫作“大荒山、无稽崖、青埂峰下”，浑浑噩噩，不由自主，落寞孤独而又平静安宁，悠长永远。偏偏这样一个无生命的石头通了灵性，被携到那“昌明隆盛之邦、诗礼簪缨之族、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